

潘真著



小動蘇州河

商務印書館



潘真 / 著



商务印书馆

心

动

苏

州

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动苏州河 / 潘真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755-4

I. 心… II. 潘…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05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心 动 苏 州 河
潘 真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号 36 号 邮政编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上海豪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755 - 4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8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3/4
印数 4000 册

定价:48.00 元



序

一

“偌大的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作家来好好写一写苏州河，上海的母亲河！”年初我的一声感叹，到了年末，同事潘真居然拿出了一本精彩书稿——二十篇散文集成的《心动苏州河》，自然惊喜万分。是令为序，予虽文或弱识或寡，亦欣欣然，勉力以襄盛事。

一段时间来，几乎每一周我都能读到新的“心动”，读到新“心动”的创造过程。眼见潘真作一场场海侃神聊，随之一篇篇鲜活灵动的散文便消消停停地问世，是一份特有的享受。

《心动苏州河》的篇什，跨越了百年，记下了苏州河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上海人苏州河情结的一场又一场的发布盛会。专栏文章引起共鸣，理所当然。

发烧级的，首推我们这等在苏州河里学游泳、在外白渡桥作跳水秀的，退潮时在河边淤泥里捉过泥鳅、捡过螃蟹的。

上海的政协主席也来参与，“说到苏州河呵，上海人都心动！”

上海新闻出版局的老书记，专业级。“这个专栏，两个词好，一是‘心动’，苏州河与上海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牵动人心；二是首篇‘100条苏州河’，就是多角度全方位地写苏州河。”

苏州河畔的居民也共鸣了，来信来电来访无计其数。

要紧的还是读文。潘真的文堪称美文，然她本人惧称美文。常有人夸潘大记者文章好，文笔优美。此时的潘真，每每如坐针毡。若再说成是小女人文章，一定会遭到强烈反击。

有资深同道说，潘真美文岂止文笔之美，情真意浓才是她大美之处。一杯好茶相伴，潘真的《心动苏州河》经得起细细品味。

在“怀旧派对”中揶揄现今穿旗袍女子，绘声绘色，下笔若有神，“‘眼神不对呀！’匆忙地走路，大声地说笑，一举手一抬足之间，人间烟火气太盛。最要命的是，她们的双眸多多少少散射出凌厉的

光。唉，这样的女子，怎么穿得好蕴藉的旗袍！”不合时宜之态寥寥数笔，呼之欲出。“凌厉”两字，绝妙点睛。紧接着又以与旗袍相称女子来反衬之，“有良好的家教，有未经污染的目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对今世之俗女的伪雅，鞭答入里。

潘文也常令人动容，“心动”写到沈尹默“文革”中苏州河旁的一幕：84岁的老人把明清大书法家真迹和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洗脚桶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长者精疲力竭，老泪纵横。”读到此情此景，谁不动容，谁不痛惜。

读潘文，最喜欢那临末了的凌厉一刺。由此，我冠之为“议政散文”第一人。在“心动”中比比皆是：

之二中，“失却了阳刚之气，上海还有资格跻身于国际大都市吗？”

之三，中，“断了历史文脉，母亲河的水再清又怎么样？”

之五中，“上海，不应该反思吗？再如此心胸狭窄下去，海纳百川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末篇，竟披露了一条新闻：“我曾多次随政协委员视察苏州河主流、支流，印象最深刻的是，走近郊外的一些支流，依然有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令人避之不及。”

文品亦人品。我不喜欢赵松雪的字，恶其降元，便视其字媚。散文，情动之作，比之书法，自然更会折射灵魂。或直白、或隐讳，总会有心的光芒。无心之作，文字游戏尔尔，与世无补！

二十年做真记者，养成了扬善伐恶的正直之气。二十年与这座城市的精英在采访中互动，练就了匡扶正义的大侠心肠。

在《心动苏州河》中，我读到了潘真之真。

浦祖康
丁亥年冬



序

一一

潘真和我一样，都在上海出生，也都把上海认作故乡。现在她写了上海的苏州河。

上海有一条黄浦江，一条苏州河。这两条江河在外滩交汇。我曾在那里伫立良久，看苏州河流入黄浦江，觉得就上世纪生人而言，苏州河更像是上海的母亲河。浦东是新近的海，怎么看它也属于未来。这就让黄浦江成了上海郭外的江流，是上海人出外的渡口。而苏州河不是这样。如果故乡是心的话，流在心的深处的苏州河，像一支穿心的箭。它让我们的心好痛，痛痛快快。

我想过，倘使我写苏州河，会怎么写？我想可能会写苏州河边抗击日寇的四行仓库，水天之间高高矗立的红旗，是女大学生送去的。会写苏州河水带走了我少年时代最好的同学，他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很青春的年纪，一个人走了，他让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范爱农。还会写跨过苏州河，可以到达中国文心的

深处，那里有鲁迅住过的景云里，还有郭沫若在那里译出了《浮士德》。八十年前的苏州河，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长夜北斗。

现在是潘真写了苏州河。母亲的心思女儿能体谅。潘真写了母亲河，正是以她的一颗女儿心。苏州河有母亲的沉静和端庄，还有母亲的慈爱和哀愁。潘真写来心动如水，也心静如水。故乡的记忆，城市的记忆，是由无数细节完成的，是由无数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细节完成的。这种完成的意义就在于永远无法完成，又永远在痛快地走向完成。这种完成是无数细节生发、成长和归于斑驳、平淡的过程。历史和场面，中间生生不息的人事，一一分开来看，其实都微不足道。这就叫大匠无名。苏州河是经历、湮没和记忆着世纪大动静的我们的母亲河。潘真以女儿的语调和心意写了大匠无名的苏州河。因为写，她一定在苏州河边流连许多个清晨和黄昏，还有明媚的有月亮和

飘过细细雨丝的夜晚。儿时的许多梦想和思念，一定让她一回回捡起了女儿情致。饱经风霜的母亲河，养育了我们的母亲河，依然保存着美满愿望的母亲河，流淌在她的文字里，她的这本新书里。感谢潘真，是她的文字，让我们享受和记忆感动，就像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慈颜。

潘真是个灵异的女子。一些年前初次见到她，就感觉她的心已许给文字。她应该心许文字。文字和人一起走来，文字和我们一起走到了苏州河边，和我们一起感觉这里是故乡。文字、我们和故乡连在了一起。潘真的这本新书，把这个秘密挑明了，而且表达得那么好，这在我是难以到达的。

很感激潘真让我写序。我很愿意，我希望所有能读到这本书的读者，挑一些宁静和清丽的时间，细细读它，读潘真，读潘真笔下的母亲河。

陈鹏举

2007.12.23

目 录



100 条苏州河	001
母亲河的黑与臭	007
寻找历史文脉	013
那些藏着故事的桥	019
上海, 不应该反思吗	025
M50 的怀旧派对	031
傍着历史的生活滋味	037
“不沉之船”之魅	043
河畔人家怀旧	049
壹号码头	055
他从远方来	061
乐大豆的幸福生活	067
坐在阳台上画外白渡桥	073
名记者的苏州河情结	079
赛龙舟	085
慎余里来信	091
在上海闯出一片天	097
失衡的生态	103
画家心动	109
路正长	115
自由与无限的可能 (代跋)	121



100 条苏州河

001



写苏州河,你说。

写苏州河?我听到自己心跳加快的声音。

写苏州河,回家跟父母说了。几个月后,母亲不见动静,竟在电话里追问:苏州河,怎么还没开始写?

是啊,上海人,面对“苏州河”这三个字,有几人能无动于衷呢?

因为爱恨交集,所以心跳加快。

站在北京西路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上海 21 世纪初的晴空。苏州河在望不到的远处,而我只需深呼吸,那熟悉的气息就扑鼻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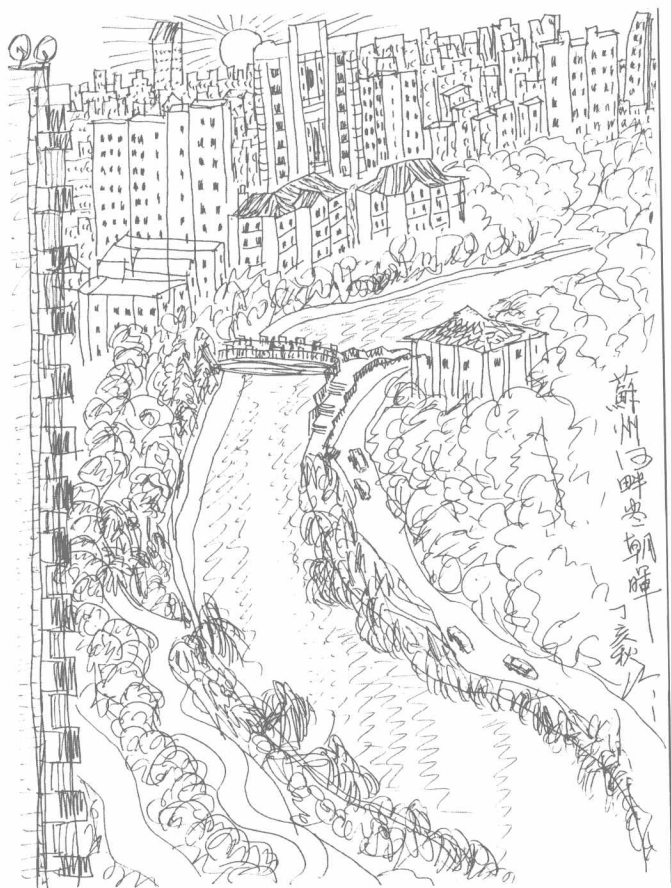
是1970年代初的苏州河。我在苏州河畔的托儿所里,全托。那大楼,如今还在,北京东路432号,名字叫“景楼大楼”。每天每天,顶层的小朋友们都在苏州河的汽笛声中醒来、入睡。那时候的上海多安静啊,河面上飘来的汽笛声因此格外的真切。“呜——呜——”,大抵就是这样子闷闷的,像有心事隐忍着,只间或叹出一口气。无忧无虑的童年,我有的是时间趴在北边的窗台上,朝下面望野眼:城市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但看得到小小的轮船,很多时候还是一长串拖轮,“突突突突”地慢慢由东向西或由西向东。我喜欢远远地用眼睛追逐轮船,喜欢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感觉。

感谢苏州河,让一颗小小的心,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懵里懵懂的孩子大概都是不计较脏不脏的吧,而且高高在上,又哪里闻得到气味。反正,童年的我不记得苏州河的黑和臭。国庆节跟着父母去看灯,一遍遍地走过外白渡桥,我也没觉得苏州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上大学的时候,夏日里与同学结伴游外滩,近距离观照了阳光下的苏州河——它泛着黑色的油光,还散发出恶臭!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吗?我惊讶到失语。

1990年代中,我写了一篇《有河的城市》给晚报:班车驶过外白渡桥,看到了苏州河,





003

苏州河畔

陈家冷 作





司机忽然大声说：“我们小时候在这里钓泥鳅……那时候水还是很清的！”不敢相信的我，却羡慕日剧里的小鹿纯子，一有烦恼就往河边的坡地跑，一个人面对底下明净的粼粼波光发发呆……而“我们这个城市纵然有河也泛不起半点诗情画意，很多人只好躲在家里排遣烦恼了，钓泥鳅则更是天方夜谭！”

然后，有一次在和平饭店楼顶的露台上采访，无意中往下眺望，眼见黄昏里的苏州河与黄浦江黑黄分明地交界着，我又惊讶到失语。

那么，发现海鸥翩跹于江河汇聚处又是在哪一年呢？记忆犹新的强烈感觉还是惊讶，但仿佛有明净的粼粼波光在闪烁了，我终于面对我们城市的河微笑了。

写苏州河，请给我一些建议——向朋友们发出短信。

任兄，有着良好文字感觉的国画家，在第一时间回电，谆谆教导：要写出母亲河与百年上海变迁、与上海人命运动荡的息息相关，写出苏州河功能和使命的巨变，“故事太多了！”我说，由他这样 50 出头的上海人来写，可能会比我写得贴切；他却说，50 出头还不够格。我说，班车司机（现在大约 60 出头吧）小时候在那里钓过泥鳅；他却说，不可能，“我们小时候河水已经是黑的了，跳下去游泳后回家就

004



发了一身疹子。”

忘年交 Bill,“英文通”老上海,当即回信:“又是个大题目!四行仓库是一定要写进去的。”当晚,又追加 e-mail 回首 70 余年的悠长往事:“老顽对苏州河的第一印象是 2 周岁,现在还健在的‘景云大楼’(河南路北京路口,刘湖涵的房产管理总部,顶层是住家)八层后窗,隔河可见日本飞机在闸北扔炸弹,接受了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十多年直到 45 年抗战胜利,从来没有到过河北边。耳边听到,过外白渡桥去河北的平民行人要向日本守军行礼的恐怖屈辱,小孩子家怕煞,对苏州河没好印象。70 年代,盛夏期间,光腚男孩从苏州河桥上往下跳也是一景,后来就要屏气掩鼻桥上急过了……80 年代初去西德一个小城,是恩格斯的故乡,城里弯弯曲曲一条小河,宽窄似苏州河,但水很清。德国朋友告诉我,在工业革命时期,这条比苏州河短得多的河是运输供水排污的干道,当然也臭气熏天过……”在信的末尾,他浪漫主义大发作:“写个苏州河之歌吧!……几个乐章,慢板快板变奏……”

同行吴,业内策划高手兼超级敬业工作狂,短信回得我肃然起敬:“苏州河说来话长,我曾经雇船跑过几回……预言过莫干山路的崛起……”

旧同窗管,爱好舞文弄墨的房产商,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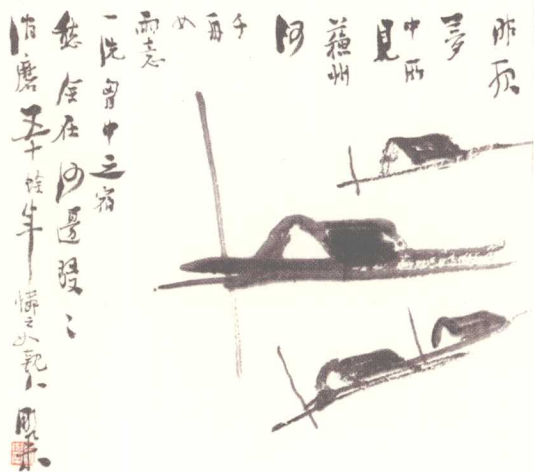


信竟没反应。我刺激他：“你太年轻了，对这个话题不敏感。”他马上回复：“瞎说！我叔叔就在河里游过泳，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抓到鱼……”我再问当时河水什么颜色，他只好说等问了叔叔再告诉我。哈哈，到底还是太年轻啊！

老外的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有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问100个上海人，岂不就有100条苏州河？

006

100
条
苏
州
河



陈鹏举 作